



靖康要錄卷十二

十四日詔應進頌賜及第人勅竝追奪

是日聞眞定府陷集從官議棄三鎮于尙書省

十五日制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范訥
爲檢校少傅甯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詔曰朕遭好鄰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凡所以保守
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
朕心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
困坐待其斃今仰河東江北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

靖康要錄卷十二

一

軍各得便宜行事合縱連橫相爲救援見便卽動無
拘于律其見官吏能與鄉里豪杰率眾扞敵保守郡
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召用于朝或世
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拔無使鄉里坟墓坐被殘
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所祈于皇天后土宗廟北顧
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甯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仍仰宣撫使遍行告諭

十七日駕幸飛山營閱砲賞賚百姓因登北城而還
十八日臣僚上言直秘閣徐惕昔爲廣西轉運使接

斂公私之物如文犀大貝異香珍貨悉獻于蔡京蔡攸一路受幣而官庫爲之一空奉聖旨徐暢落職追兩官勒停

十九日檢校會中書舍人劉珪昨繳還中書舍人安扶論李綱二章引用韓琦韓絳等語奉聖旨劉珪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制曰乃者大將誤國羣議沸騰理宜譴責書命之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苟懷二心是辜委任具官劉珪自朕初載擢賓詞掖不惟喻德之義依違顧望首鼠不情援凶人于琦絳之間引

靖康要錄卷十一

二

仲淹而自比始言踊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心卒言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宜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眞祠以訟其過可依前件

王雲遣使臣至眞定報金人已許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玉輅冠冕及上尊號等事

二十日太常禮官集議金酋尊號以翰林學士王寓爲尙書右丞副康王出使

二十一日李擢爲中書舍人

二十三日李會除中書舍人汪藻除太常少卿

侍御史胡舜陟劄子奏伏見陳邁蠟封申狀稱中山府城下賊寨造攻城具今月九日于寨立起砲竿一百餘坐及用大車般運攻具近城必須旦暮竭力攻打欲望朝廷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應援臣觀邁狀詞迫切之甚恐如眞定無兵爲援卒至陷沒朝廷安得恬然坐視不爲慮乎眞定之所以陷實由宣撫司見朝廷遣使講和按兵不動今若天下以講和之故不救中山失中山必矣臣于此歎朝廷爲虜人所誤信之而不疑者講和一事也虜兵今日陷太原明日陷眞定凶焰鼎熾侵尋而南偃然有并吞中原之志初未嘗與我和也但時遣一使邀求寶貨且詭詞恭順使不爲備朝廷便以和好爲疑虜雖攻城不敢救援此直墮彼計中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今乃朝廷以權宜而廢實務臣竊慮自河以北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豈宗社之利哉卽降睿旨日下令宣撫司出兵應援中山不勝痛心疾首激切之至

是日雨水傷稼
二十四日金人陷平陽府
二十五日侍御史胡舜陟奏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城西域諸國悉欲遣使奉獻魏徵以爲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蠻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盡奪爲用驅村保挽舟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凍餓失所訟

流亭館寺院悉排設陳所用之物皆出于民官吏督迫急于軍期吏緣爲奸民無所訴更有宦官爲之提轄事過有須索州縣尤苦之鞭笞取辦于民故淮浙閒皆言高麗一過甚于遭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寶民之膏血近日賜予尤加優典所費不資而又有一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貪利欲數至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耶又有爲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大金矣二虜能致其死命而我無如彼

何故畏虜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虜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眾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虜人如此不惟有所煩費實養虎遺患豈非爲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中高麗人使入朝不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耗蠹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我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爲法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遞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人入朝于國于民有害但于州縣賍吏管待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

數十年之弊政以慰天下企望之情奉聖旨依奏

二十六日左丞王禹偁遠行以夢誣上乞免行上震怒責寓散官安置新州黜其父易簡宮祠擢馮澥知樞密院事代寓新除右丞司諫元當可爲鴻臚少卿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陳遘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眞定破屠戮生靈不知其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追逐臣等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爲援也李邈三十四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不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

何失計甚耶臣等請爲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閒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兵而貴相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接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奪而南有并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詞恭順使不爲備我使之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僞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謂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援救眞定以致破亾陳邁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

無人援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中山城下賊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失河北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得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乎邁又言彼旣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爲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危亾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猶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邁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旣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爲宗社之計第

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云今日無兵何以爲
援臣等以爲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
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爲用但在措置
如何耳遣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
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兵爲內應則轉禍爲
福易敗爲功其言似爲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
院日下詳酌施行取進止

二十七日聖旨吳玠避事特降三官制曰越疆出使
乃朝廷之選賢授位忘家蓋人臣之盡節不勤國事

宜正官刑翰林學士承旨吳玠侍從老成文章重望
朕于纂承之始屢罄忠嘉適比多難之時可辭往使
念關國百里之計感和戎五利之謀十萬橫行乃出
樊侯之矣五十常勝更覺臧宮之非欲罷兩國之兵
宜煩一介之使而賜對便殿面諭至情不聞力疾而
請行乃願養疴而自便姑從降秩以示寬容往省前
愆力圖厚報可降授朝奉大夫餘如故

制曰御國必始于齊家首重婦官之選尊母蓋由于
子貴茲爲人道之常眷言邦媛之良夙被親闈之遇

生我介弟時作賢王方抗節于修途宜疏恩于慈壺
詔示羣辟揚于大廷龍德宮婉容韋氏淑慎無違溫
恭有恪思女美之悅懌居自敕以箴圖致婦順之明
章動克循于環珮善慶所積休祥自膺早毓天材乃
藩帝室顧復素厚曾無驕侈之風訓誨甚勤果有忠
誼之氣如江夏厲賁育之勇如任城慕衛霍之功屬
鄰封之講和越諸臣而請使朕敦手足之愛令遠涉
以出疆肆推冊策之榮庶少寬于陟屺是用進位四
妃之次敷教九御之間實亞軒龍有華掄服揆德斯
稱作命維新嗚呼兄弟之助急難想見開元鵲鳩之
頌后妃之念行役勿忘周南卷耳之詩其茂對于寵
光以永綏于壽嘏可進位賢妃

二十八日知穎昌府曾開言近緣職事與西道總管
王襄措置不同又頃任中書舍人日常繳襄詞頭委
有妨嫌乞改移一別閑慢小郡或外任宮觀奉旨曾
開意在避事可落顯謨閣待制與宮祠

聖旨黃鏐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以禮物議和

二十九日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

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甯閒王韶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交廣勤師遠伐至崇甯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往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敗契丹百年之好約大金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于都城親王宰臣爲

質虜人磨牙搖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出無不敗前後殺傷如麻如毛蹙國喪氣傷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勿戢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祚適于斯時宵旰焦勞未見微効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或勝哉然天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爲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妄尙循舊習驕侈貪鄙曾不少悛

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及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闔官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鑄削懷才抱器者菲食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于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未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聖慈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氛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面奉聖旨令三省照應施行

制以道君皇帝第三十四女封恭福帝姬

十一月

一日諫議大夫徐秉哲爲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呂好問爲吏部侍郎

二日聖旨劉幹侯到闕不隔班先次上殿卽日除在

京職事官或重鎮帥臣

四日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种師道卒

康王馮澥等奉玉輅俱發出門

五日詔籍沒譚稹財產從侍御史胡舜陟之請也

高麗國王楷使賀皇帝登寶位詔差衛膚敏借太常少卿爲接伴使未至以明州知鄞縣李文淵攝使事管客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計二百九十二人館于樂賓館先是樞密奉聖旨令人使更不赴闕明州差官押送禮物至明年四月人使始離館歸國去云

七日王雲自軍前單騎馳歸不數日至中外大駭果云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便至汴都是日康王復入門馮澥罷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爲太子賓客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袞冕車輅名號之類

猶所不惜蓋欲保守祖宗之土地而金人必欲三鎮今與之其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如何朕當從眾而行之不敢自任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初八日于尙書省議以聞宰執親戚不預不得觀望今日百官廷議係宗社安危各要見的實永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而來各如何備禦不得鹵莽朕毋固必只從眾議是者行之

八日召百官給紙札各獻和戰之策耿南仲吳玠欲棄地而和喻汝礪梅執禮宋齊愈秦檜何桌曹輔陳

過廷馮澥孫傳李若水等欲戰初王雲回報金人堅
欲要三關朝廷大臣優游不斷集百官議于延和殿
與者居左不與者居右是日預議者百餘人與者七
十餘人不與者三十餘人何奩其首也是日不與者
曰朝廷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
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者其末也况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
與者曰三鎮朝廷旣常許之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
于夷狄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下怨怒師出無
名不戰而屈也與是朝廷從與之者是日何奩罷中
書侍郎

又云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各給紙札文武分列
廊廡范宗尹乞予以紓禍至伏地流涕以請已而
黃門持宗尹章疏以示眾曰朝廷已有定議不得異論
頃之宣問金人欲必得三鎮割與不割利害若何金
人已與王雲約日割與不割金人之來如何守禦惟
梅執禮孫傳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
以謂不可割餘皆從宗尹議又李若水歸自粘罕所

慟哭于庭必欲朝廷從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和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至是何稟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飾守備待之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從之尋宣孫傳梅執禮入對議遂定乃下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于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于塗炭之中繼修和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請雖袞冕車輅稱號之美猶無所愛凡以

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人民覆我宗社使我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爲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聚徒結眾扞寇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倍軍功凡吾赤子與其殘于敵人之手流爲異域之人孰若徙危卽安轉禍求福興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眾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竝依此恩推之咨

爾眾庶咸體朕意
詔梅執禮爲清野使已而京畿之民扶老攜幼入保
多暴露者人情大擾清野隨罷
差王時雍東壁李擢南壁安扶北壁邵溥西壁竝守
禦使孫傳招兵使
侍御史胡舜陟奏刑部侍郎宋伯友天資駑劣市井
之流才能素乏寸長但工諧附近習爲大理卿而內
貨鄧文誥爲大理丞伯友傾身事文誥如奴刑獄出
入惟所順旨而文誥用之爲爪牙以快私忿刑多枉

濫人甚寃之未幾遂得待制已而侍郎皆文誥之力
也今春朝廷遣伯友往大金軍中迎取肅王伯友不
肯行至煩朝旨督責而後往近遣提舉防河但擁兵
自衛略無措置其素行彫喪才無可用一至于此伏
望罷黜奉聖旨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臣僚上
言竊謂付之千里俾之共論必有循良之才豈弟之
政以牧養細民伯友昔任大理殺戮無辜不計其數
當時盛章尹京伯友爲廷尉觀望內侍風旨多殺以
希恩寵怨氣充塞傷天地之和使上皇負謗于天下

此與漢唐酷吏無異宜膏斧鑕以快吾民今使治郡
猶狼牧羊何一方赤子不幸耶伏望竄之遐裔與盛
章一等行奉聖旨宋伯友降充右文殿修撰知鄭州
十日新差知鼎州邢倬除名勒停先是二月間幹離不
軍旣還粘罕尙留隆德府詔遣路允迪等以和議之
書往粘罕聞幹離不軍獲金帛寶貨而已無所得遣
使數輩來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
曰吾兵強盛如此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旣領吾肅
王過河吾何不亦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述

者等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獍狻懼不得歸
乃詐以情告館伴邢倬曰金國有余都金吾者領契
丹精銳甚眾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圖其
二酋倬遂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卽以詔書授倫賜余
都納衣領中仍送賜倫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倫至
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
且具道南宋反覆之狀其主復報云入宋攻討事無
大小委元帥府從長措置遂破太原提兵向京師朝
廷以倬始禍故有是命

十一日聖旨秘閣修撰知平陽林積仁緣賊馬侵犯乞致仕可落職送吏部與小處監當

十三日罷范宗尹諫議大夫
是日晚金大至河外折彥質以宣撫司領兵十二萬防河與之對壘賊發數千騎來探回報其帥曰南宋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婁宿大王者曰宋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虛聲盡取戰鼓擊以達旦以觀其變眾以爲然黎明王師潰賊遂長驅

靖康要錄卷十二

六

知襄慶府郭奉世特除爲徽猷閣待制

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元豐年西師敗績永樂陷沒神祖皇帝慨然興嘆元祐中朝廷休兵息民天下晏然紹聖以後章惇爲輔遂議開邊至京等用事狂悞上皇大生邊隙兵馬日益凋耗公私日益匱竭又舉伐燕之役致兵連禍結今五年矣賴天祐有宋篤生聖躬爲宗社之主其首惡賊臣旣已竄戮如王機守鴈門和銑守瓦橋薛嗣昌帥太原詹度帥河間皆交結權臣肆爲欺罔冒受功賞助成今日之患尙未正

典刑大鬱公議薛嗣昌和詵雖死合行追奪詹度王機縱未顯誅市朝亦當竄之嶺表伏望早正誤國之罪以爲奸臣之戒勘當和詵追授武功大夫王機已除名勒停送高州編管奉聖旨詹度責授海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薛嗣昌生前官職竝奪

劉韜奏據都統制措置慶源府城守王淵申契勘金賊十月二十三日到城下安排攻打二十四日淵差州統制官韓世忠揀選步兵三百人于西北門刼破賊寨放火殺死金賊不知數目其賊寨盡皆鬧亂昏黑相殺其得功將士乞等第推賞奉聖旨韓世忠與除正任防禦使餘軍兵各轉五官資

詔福建江東瀾東路素號有武勇人才欲依四道置帥體例差發運使翁彥國充經制使令召募起發軍民二萬人須管于十二月上旬到闕勤王其錢物亦許于二廣那移奉聖旨翁彥國與復舊職依此施行是日賊勢已逼耿南仲力勸急遣王雲且以康王押袞冕車輅行尊金主爲王叔上尊號十有八字康王請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令其子延禧代之

十四日京畿入戶盡移入城
孫昭遠除祕閣修撰充四道副總管
十五日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
意故河東諸州堅壁不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
皆置而不問怒其倉卒之失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
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
失守都城受危急則事平之後當須行法奉聖旨依
奏其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竝以軍法從事
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汭來聞軍已至西京不復

請三鎮直以畫河爲言陛對不遜有奸臣輔闇主之
語上下洵懼因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旣署勅
何臬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臬
不肯署因請出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復留領開
封府事于是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行令
各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曹
輔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尋出御
批曰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聶
昌日下出門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晚有御札云

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

金人兵由汜水關渡黃河河北提刑許高京西提刑許克守汜水與士卒望風而潰京師聞之土門清野龍圖閣直學士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折彥質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先是宣和中河北河東宣撫司謀取燕雲乃召燕雲之民置之內地曰忠勝軍曰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以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支使久之倉庫不足以饑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請

皆陳腐亦怨道路相逢我軍輒罵辱之曰汝蕃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蕃人乎我將誅汝矣漢兒聞之懼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乙巳冬金賊南犯翔武之境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兵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翔武長驅至代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陷隆代至忻州州守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戎酋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抵石嶺關關最險隘一夫守之萬夫莫開是時太原張孝

純謀守關人或曰冀景可也于是命景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其漢兒耿守忠以本部兵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慮其居後見襲也守忠至關果啟而獻之景以軍騎奔還金人遂至太原是時宣和七年十二月初也太原既被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爲備諸郡悉築城點丁爲守禦計初漢兒義勇軍四千人其將劉嗣初者宜撫司俾領其眾屯平陽見平陽人之垂涎頗萌攘奪之心會聞金人已圍太原而金賊之餘黨且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圖于戎酋于是正月十九日僞爲入城貿易者旣入則殺守關之人啟關以納其軍其徒大噪而入火譙門府舍奪甲仗庫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戰慄走且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含宿憤殺城中人甚眾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括金銀驅婦女凡十餘日而投金人于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其酋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爲無人也

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司者以軍獻之其酋忻然
駐城外至隆德府隆德無備三日而破守臣張確通
判趙伯臻死之虜人留漢兒姚太師守隆德領兵寇
澤州逢朝廷講和官乃還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
廷已割太原矣亟開門孝純并副摠管王稟曰朝廷
已割太原矣而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
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其酋歸雲中賊于
太原城外用植鹿角木環其城厚數重中爲小徑往
來縱火以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兵各休于林樾之

下而分食太原十邑其守益固大酋旣歸雲中有謀
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于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漢
兒蕃兵打毬以助焉太原雖被圍甚密而竊出告急
不絕皆于衣領中爲奏狀以達朝廷且令速進兵解
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間爲賊獲逮見其書知朝廷
兵興矣賊亦甚懼其告急之人能至晉絳者皆枯瘠
如鬼曰太原城中糞弓弩及皮甲以食又將告竭矣
朝廷命姚古爲置制使領兵駐威勝軍其兵無故驚
擾自威勝遁還隆德一路皆震人民奔山澤間者甚

眾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种師中以本部兵最先五月初及金人戰于平定威勝之間金賊以鉄騎衝突師中死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恐或聞李綱爲宣撫已到懷州乃分命劉韜爲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爲置制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爲都統制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爲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爲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戰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有張行中者獻戰車云可當鉄騎于是造千餘

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皮籬四木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搶牌之屬以輔翼之兵結陣而行鉄騎遇之皆退遁又爲蠻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于地以却賊馬之犯二者皆施行然河東七月雖旦暮已涼鎧甲可御人人相視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軍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俯僂跛蹙竟日轉徙道途之間問之汝何爲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數不多廣爲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使諸帥三路

同日而八賊必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初韜兵先進賊并兵禦之韜兵潰而潛兵與賊相遇于南北關搏戰四日殺傷相當賊日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威勝之師皆逗留不進潛韜失利潰散之兵蔽埜而還人人震恐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眾十七萬號曰百萬未出戰賊曰韜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兵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出汾州執景示眾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以徇是月

十五夜賊于文水張飲以賞月謀者以告思正思正襲之斬首數百幾獲嗣本本脫去灝思正以小捷之故馳黃幟呼于中路曰汾州報捷州縣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席相慶曰皇帝聖慈吾其見太平乎至有感泣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賊曰彼眾雖多而蹶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鉄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敗卒數千奔汾州瀨以牙兵數百趨慈隰于是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之民扶携老幼度河南奔者鉅萬計

諸州縣并邑皆空賊乘勝急攻太原遂破實九月初三日也賊乃進攻汾州且分兵禦慈隰以北諸郡賊勢張甚汾州堅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爲兩路其隆德府卽爲東路經畧平陽府卽爲西路經畧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八日汾州失守州將張克戩死之當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者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于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眾駐扎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

靖康要錄卷十二

五

而使我戰乎賊領銳師以寇回牛嶺賊于山下仰觀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兵自散去賊乃登焉十二月二十四日賊至平陽琬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吏皆絕城而出爾後威勝隆德平陽澤州皆失守矣賊騎至河陽彥質列兵于河之南岸賊據河陽望見河南官軍甚眾鳴金鼓以拒之我師潰散而歸賊遂渡河至京師矣

宣贊舍人許亢除名勒停送吉陽編管許高除名勒

停送瓊州編管知絳州李元孺除名勒停送華州編管知滑州李仲詢除名勒停送同州編管許高爲京西南路提刑亢爲河北路提刑各統兵數萬人防洛口見金人卽自潰故也

十六日遣康王爲告和使耿延禧除龍圖直學士與高世節爲參謀是日康王出門午後諸門皆塞獨留東水門并陳州門

張懋除延康殿大學士大名尹

知鄭州宋伯友落職降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本處

靖康要錄卷十二

五

居住徽猷閣直學士張景以老病辭免南道都總管奉聖旨許依舊致仕

成忠郎郭京進狀具畫一乞致選甲正兵所聚收逃走軍兵權于天清寺屯聚詔從之

陳過庭除中書侍郎何棗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孫傅除尙書右丞

簽書樞密院李回自河上遁還先自遣回以騎五千巡視黃河號巡按大河使虜陳舟欲渡守帥驚潰回挺身單騎馳還朝廷不問回力辭去位于是仍舊職

宮祠

十七日部集京城保甲

徐秉哲除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曾黼除御史中丞何奩領開封尹府職事

戶部尙書梅執禮京畿措置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司馬樸除右司郎

王庶特起復除直徽猷閣充陝西轉運使星夜前去麟府豐嵐憲保州甯化晉甯軍並隸陝西鄜延路帥府內晉甯軍安撫司依雄州體例施行令陝西漕臣

靖康要錄卷十二

五

葉景詢同河東漕臣葛兢專一副王庶係增置一員候騎言虜兵已逼近郊京師大震于是戒嚴繕治樓櫓明日知是折彥質潰卒復開三門議者或謂虜乘機渡河鼓行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間各屯兵二萬堅據要害以伐其謀別馳萬騎往來助之絕餉道清野以來芻藁且竭使不得進掠縱諜間伺虜隙時出兵嘗其虛實令河北郡邑結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拜康王集兵揚言搗燕山以動其心潛軍渡河合四方勤王之師繞其背夾攻之虜不足亡也或

謂虜兵焱銳而我師挫衄久矣聞深入氣益不振脫
不支敵坐傷國體不若擁駕臨狩徐議所向嬰孤城
自守誰可久耶猶豫未決間而虜奄至朝廷茫然不
知所爲制曰醜子賞以懋功所以正朝廷之治篤于
親而立愛所以隆門內之恩眷惟賢貴弟方抗旌而
修好肆力以寵行揚于大廷布以孚號皇弟大博集
慶天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康王信厚由乎
夙稟義烈出于天資席地勢之華持之以約處學問
之澁守之以謙比宿師之在郊嘗仗節而出使克底

其績最人所難方盛秋之屆時屬朔郊之多警詎能
體國奮不顧身手足具懷固重勤于既往意氣自許
乃不憚于一行載惟誠忱良以是用仍雙鉞之貴加
以巨藩因八命之崇升之大府陪敦邑采增衍并腴
嗚呼譬之勲跂竚旋歸永綏壽履可特授安國安武
軍節度使信德牧兼冀州牧依前太傅康王制十月
二十八日與韋妃同出勅康王屬者鄰邦舉師邊未
徹驚遣使和議適今之誼朕愛惜生靈視同赤子講
信修睦庶幾息兵宜得賢王往將使指惟我貴弟慨

然請行孝通神明忠存社稷英氣不懾奇畧有餘朕甚嘉之首出祁寒益宜自慎以寬朕手足之念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金戎復搆兵侵寇漸近大河自當多設守禦之具卽時搭掛及差官多方預爲圖備訪聞京師之民相動以浮言至鼓扇造作不根之語良民不得安堵往往懷疑愁歎以致惶怖類皆無賴不逞之徒意欲乘時爲奸妄言事端驚擾百姓使民心不得帖然可廣行布告今朝廷見行差選兵士頻把險隘蒐擇人

才厚賞委用閱練奇兵詢訪奇策金帛官爵無所愛惜恩寵命賜例增數等見行分布防城守具以固京師內外人民咸體朝廷之意各安其居無循胥動之言如敢有煽惑造言之人誑擾民庶並重寘于法不赦宜詳告諭各奮忠誼爲國以期安靖劄付開封府大字出榜曉示兩日土塞諸門尋聞所傳皆謬諸門稍有開者

十八日相國寺招敢勇兵仍給散衣甲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感豈

可拱手坐待滅亡。湯武王起于百里，漢高祖驅烏合而破強秦，光武單車而剪羣盜。今我國家堂堂之大，而又祖宗積累深仁，厚澤陛下有聰明睿知，恭儉勤勞之德，天下樂于推戴，安可以虜勢之強便謂莫敵。然湯武高光奮于微弱，皆得賢才爲輔佐之，故能成帝王之大業。今陛下欲興衰撥亂，中興王室，所用以爲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奩狂生，聶昌凶人，李回雖差勝，亦議論迂濶，獨陳過庭正直，孫傳忠樸亦非康濟經綸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曉事耳，恪昌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爲奸，辨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延譽邀寵，區區一心但爲身謀，不恤國事。寇未至則偃然自安，寇欲至則惟務城守，所以折衝禦侮之計寂然無聞。自蒙任用以來，眾論不與人皆鄙之，都人見今事勢迫切，莫不歸咎宰執數日前。皆傳唐恪耿南仲疾革，宣醫聶昌臺諫，攻罷則眾之情可見矣。近唐恪趨朝或以石擊其燭籠，萬一城門久閉，人不聊生，必以誅宰執爲名，羣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今欲以弱爲強，轉敗爲功，當以人才爲先。

得一善將兵者則兵不患不爲用得一善理財者則財不患其不足得一善守河者則寇不可得而渡得一善守城者則人不可得而亂求人才以得用豈煩陛下焦勞人人而閱之但宰執得人才自足寇不足平矣今恪守等所引用皆貪汙不法之小人小人有才適足滋禍大率君子小人各以類進大臣可不擇哉伏望睿慈加意擇所委任以爲心腹天下幸甚十九日郭京募百姓兵萬二千人

游騎扣城或曰敗兵耳連遣使臣以兵根探往往不

靖康要錄卷十二

三

復歸歸輒妄報自十三日雪作次年二月一日方晴初用兵置烽火達北邊賊初入境日數千炬自渡河不復見矣

唐度落職降充光祿大夫依舊宮祠

靖康要錄卷十二

靖康要錄卷十三

二十日知懷州霍安國除徽猷閣待制通判林淵除直徽猷閣河內縣丞范仲熊特改奉議郎除直秘閣添差懷州通判效用蘇諒補秉議郎添差懷州監押賞功也詔賜北道總管趙野袍帶弓甲

姚平仲特與敘正任刺史令州軍尋訪敦遣

二十一日遣門下侍郎耿南仲使幹離不軍知樞密院聶昌使粘罕軍卽日出門許以大河爲界且告和也

靖康要錄卷十三

一

是日午後復閉門金人已過汜水關四壁掛甲上城四壁差提舉官東壁孫覲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每壁三萬人差部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傳都提舉王宗澣都統制劉廷慶范瓊統材武人分布四壁皇弟康王次磁州

二十二日張叔夜自鄧州帶獵戶勤王至南薰門劄

皇弟康王次相州

二十三日孫傳除同知樞密院事曹輔除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除御史中丞

是日夜呼百姓登城甚急人皆震恐以金人大至也
二十四日詔許般萬歲山石賣作砲石

幹離不軍至城下屯劉家寺至十七日道路傳金人
遊騎已渡河殿前司遣使臣馬綱作斥堠一日而返
報言賊兵渡河朝廷不信再遣使臣劉詢帶步兵三
百人出封邱門遠探不越宿而回云兵次陳橋投擊
殺傷者百餘人他眾僅脫于是京城內外城門皆閉
清野指揮方出內外驚擾軍民乘勢作過朝廷指揮
城外般入居民竝就寺觀居止未幾有榜示所有清
野指揮更不施行城外居民令歸業萬民歡呼而鉄
騎已逼城下矣

靖康要錄卷十三

二

金人到城下逐日加多約二十餘萬南總管張叔夜
以三萬人先到
二十五日手詔曰朕以寡陋奉承大寶卽位旬日金
人內侵賴將士之力獲保宗社而攻戰守禦功賞未
明恩賚未徧使士不用命人有怨言有司失職咎實
在予今兩路重兵未退守禦之備方在所急咨爾軍
士念我祖宗勩業已二百年撫養汝等父母妻子恩

德至厚當國家艱難之時無懷二心無有怠志奮力
致命朕已降指揮于尚書省置功賞司凡厥恩典悉
加增重不限舊制務使實有功效者必賞僥倖者不
容凡功狀來上朕皆親閱第其輕重不俾踰時宗社
再安邦國甯謐汝等力取富貴其保家族朕之此言
皎如白日凡汝眾庶明聽無惑

先是籍城中戶一人乘城至是免之統制官范瓊于
陳州門外披城屯兵數千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
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朝廷不從虜兵薄城又乞行

靖康要錄卷十三

三

訓練乘間出戰守禦使劉韜奏取秦元保甲自益元
謀遂塞京城四壁其兵十萬人諸將募戰士市井中
黃旗不可勝計應募者悉傭丐寒乞之人無鬪志詔
五岳觀上清宮等屯禁衛以備非常數遣使懷蠟丸
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合兵入援多
爲邏者所獲

奉議郎馬伸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王元知滑州

趙野落職提舉西京崇福宮任便居住

是夜燒南薰門陳水門固子門萬勝門續又燒西水

門封正門凡十一座

二十六日許景衡召赴闕李回罷簽書樞密院提舉

萬壽觀曹輔賜幘頭金帶

二十七日金人攻東水門范瓊出兵焚塞

知廣州孫焮令乘遞馬赴闕王健差充樞密院都承

旨王燮充副承旨

二十八日城上守禦兵民殺統制辛康宗及其子

駕幸京城四壁犒設

奇兵所保甲作鬧殺統制官裨將等二百人

靖康要錄卷十三

四

二十九日都人欲擊宰相唐恪

何桌爲門下侍郎日下供職

聖旨三省長官名可竝依元豐官制

三十日唐恪乞出不允是日冬至不稱賀不作假依

舊入局先是二十一日金人遣楊天吉王訥孛董撒

離母來詔吏部尙書王時雍知四方館事帶器械王

球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引伴官虜請畫河爲界朝

廷不得已從之回書云早乞班師以全社稷遣聶昌

耿南仲爲告和使始稱聽命無違以黃河爲界王及

之擅改爲以黃流爲界聽命無違虜張皇其意非止
畫河而已至二十七日再遣楊天吉等入議復以王
時雍王球管伴奏續文封爵詳續文封爵詳續文
閏十一月志制曰朕紹承基圖綏御黎庶贊元經體是資不
言之臣保大定功尤賴非常之佐我有雋傑若時登
庸出命于庭用亶爾眾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何臬
識邃以遠氣大而剛蜚騰英聲冠冕多士挺挺不撓
隱若棟梁之隆蹇蹇匪躬屹然社稷之衛比由詞苑

靖康要錄卷十三

五

進翊政機務陳義而納忠每推賢而揚善底乃嘉績
簡于朕心屬天步之多艱當虜戎之方戒相予以濟
非汝而誰是用憲祖朝之典章正台衡之秩序躡升
右揆兼侍西臺陟以文階敦其邑采于戲姚崇應變
遂致開元之隆祐甫代謀幾還貞觀之盛惟登明選
公以熙眾志惟揆事圖策以取萬全緝治功于苟簡
之餘起國勢于衰靡之後海隅清謐疆陲億億以
蒙成爾亦多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

制曰朕置相之方每加慎于選用惟遇臣之體必務全于始終眷時次輔之宣勞方以引辭而均逸肆朕明命孚告治朝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唐恪才博而通志精以敏早由釋擢多出踐揚外分師閩之權蔚有嘉績入長地官之劇綽著顯榮建朕贊圖召寘樞院進參政本超貳宰衡惟託付之甚專示夙夜之匪懈屬以戎騎薦擾郊畿駟騷預脩多失于事機建節或成于稽滯以疾來諗申論莫回是用界秘殿以班榮卽殊廷而置使密陪經幄敦衍邑租嗚呼寵數之加頌豈忘于留眷忠誠之報宜勿怠于告猷尙其欽承以永譽處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制加鎮海軍節度劉延慶爲檢校少傅依前上清寶籙宮使初畫河之議一出眾口藉喧聞于上御批付唐恪曰畫河之議萬口一詞罪不在朕卿其詳之恪因乞出乃有是命呂好問除兵部尙書張叔夜首先勤王除延康殿學士劉韜棄軍長寇沮國搖民落職與宮祠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昨奏狀條具備禦十事其一云

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爲奸臣所謂尤務爲奸非虛語也皆有實狀恪天資貪猥素無行義知滁州日貪污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滁往匠人役夫皆滁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爲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相引爲戶部尙書京罷出知潭州今春已召參預政事邊方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爲若宰相強復自用當以措畫之方告于陛下安可坐視同其敗而奪之位爲自謀則善矣豈不悞國乎及恪爲相

至今邊事亦何所措畫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爲奸也恪之智慮但長于交納內侍盧端王若冲與爲密交凡諸暫御皆以欽使呼之比召李穀至中書議事聞穀之言徐以手握穀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諂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解帶促席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昵昵耳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爲奸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延譽稱美以固寵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

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
孺皆天下之至小人恪黨庇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
聞嘗受度瑛直孺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
未嘗識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今日
所引用皆庸陋貪冒之人省部郎官尤爲冗雜獨任
私意遂廢資格言僞而辨反是爲非譽邪爲正昔在
蔡京門見京與子脩論時事而各爲語言士大夫皆
能道之以爲口實此少正卯之徒聖人所必誅者往
往在陛下前言語反覆前後不一如近日棄地與不棄

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効蔡京如近議三鎮不
欲出于己令集百官廷議及議上卽揚言不棄地以
議棄地者分爲三等此與京分上書三等者無異京
以上書分三等寘之重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
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不與
地而奸計不得行使虜稍緩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
廷復有大議誰肯直言此亦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
也若廷議之後急遣使行虜兵亦不至河豈有求河
爲界之事虜未嘗求輅冕尊號卽急與之其不知幾

如此可任天下之重乎自夏以來所用以爲宣撫者
提兵而出係國家安危李綱李彌大折彥質士大夫
皆知其不可恪豈不知之知而不言聽其敗事豈
爲國之心哉國家天下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賢太
守如河東數郡及懷衛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
守之使虜長驅而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
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遁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
亦不預爲之備今京城守禦疎略兵將無所統一人
情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哉其無所能可見矣但知

靖康要錄卷十三

九

爲奸不務國事豈不負陛下寵任乎聶昌則奸人之
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蔡京之客不次擢爲
戶部侍郎未幾尹京欲爲蔡京中傷王黼反爲黼所
中而罷居鄉郡以州縣之勢豪奪人之田宅州縣請
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攸
方圖爲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召至闕今春士人伏
闕昌爲尹詣太學謂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公等而
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乎以虛言
悅士人因上書薦昌爲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

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英訟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
管世英行三程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
之父與祖箠禁府獄雖有指揮送大理而昌不發遣
使大理官就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理直
何必留府世英三世被害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閤門
祇候陳申昌怒其教世英作狀追捕繫獄毒楚備嘗
鞭兩股皆爛百姓左二日爲世英送食昌以事誣之
痛決至死刑之冤濫一至于此豈無怨氣傷天下之
和致上帝之怒乎江鋒昔爲撫州教官與昌有隙鋒

靖康要錄卷十三

十一

比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臣范振受賍
三百千大理勘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奪之柄皆
在昌乎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畜于其
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賜馬
取爲己有方軍興用度不支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
用昌乃請萬緡爲私費嘗爲臣僚所論守禦司寄姓
名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及號知足道人者皆與官
寄姓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爲急務諸路
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姓丁者是也布

夜與官不問能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
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爲私恩豈忠君體國者乎李
平西庸陋不才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爲少尹復使
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
唐恪知昌奸雄可畏牢籠使爲己助昌知恪有力亦
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奸所以
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用者將士莫肯用
命不足怪也昔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有虞晉不
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乃付二奸是宜夷
狄侵侮土地貶削而國勢危蹙矣伏望陛下睿斷赫
然竄之天下幸甚奉聖旨唐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乙宮使

是日賊攻善利門告急殿前司姚友仲選武庫神臂
弓硬弩一千五百人救援

是日奇兵作亂殿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擾殿
前太尉王宗濬戮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劄奇兵有讖
者鄙之曰凡兵用之則有奇果可以盡奇乎一時招
集皆叛區無賴富強之徒故有是亂

百姓殺東壁統制辛康宗以指揮城上兵不見賊火
不得放箭砲百姓疑爲奸細故殺之
以張慤爲北道都總管
手詔朕以宗廟社稷之重與軍民共守命駕登城拊
勞將士諮爾眾庶毋致疑貳

二日駕幸東門勞軍賞賜孫覲爲支軍糧賞賜不平
降三官罷以王時雍代之

是日粘罕軍至城下先是王及之告和軍前二酋有
割城池金帛之要及之乃曰及之奉使朝廷不易信

莫若元帥親至城下遂與俱來以及之下獄宋伯友
棄鄭州歸京師以爲提舉守禦命己下有言者落職
宮觀江州居住西道總管王襄棄郡去澤守高世與
以城降卽僞除京西河陽守燕瑛棄城欲去爲亂兵
所殺司錄事等率郡官以城降河東諸郡或降或殺
殆盡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始朝廷以虜去歲駐
軍孳生監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先決汴渠水灌西
北郊牟駝岡窑務卒因縱火劫船燔數十里賊帥骨
廬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帥曰國相粘罕者屯青城

粘罕自河東入者也太子副元帥曰二太子阿里不者屯劉家寺阿里不自河北入者也其餘賊寨多在東南初審官李穀典治兵械秋末上命穀閱兵劉家寺穀因取兵器砲坐砲石置寺中不知數至是盡爲賊用京城震恐盡土諸門乃命官守四壁東王時雍南李擢西邵溥北安扶孫傅爲都大提舉四壁守禦使何臬兼之四壁各爭強弱有事不相關白人甚危之又以東南受敵增立守禦東劉延慶南郭荀四面各一宗室兼提舉十步一將十步一步長十步一統

制又每壁各置彈壓官及其官屬率移易不常又諸門悉以宗室司啟閉初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借春以召和氣詔從之是日迎土牛于開封府前且令新城益張青旗以應木德仍自東壁始辛康宗于倫輩號持重務整紀律士卒厭苦之或諷百姓康宗反矣不然何以易旗幟眾不知其情乃趨宣德門聚數千人輿登聞鼓置東華門搥擊號叫京尹及彈壓官皆不能制衛士自樓上射之眾驚走遂趨東城擒康宗殺而磔之并部將十數輩皆死

晚稍定彈壓官推其尤者一二人斬之是日虜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或以磨盤及礮礮絆之旋爲風砲王師以纜結網承之殺其勢又門裡跨河築月壘以距之駕幸東壁撫勞將士范瓊遣班直五十人下城幾殆賴劉光國援之而免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伸領千人下城接戰殺傷甚眾

三日駕上封正門

聖旨李綱復元官除資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以限指揮到日下星夜發來赴關仍曉示軍民

靖康要錄卷十三

十四

駕幸北壁劫寨兵來効級者賞賜甚重賊晚攻東水門甚急遣數人縋城禦燒毀其砲駕五驚車二然砲駕所存者尙七座其未立者不可勝計

四日駕上鄭門幸西壁南道總管張叔夜以兵四萬會城下詔以叔夜爲延康殿學士駕登鄭門卽回以馮澥與蕃使自軍前來自來也澥云粘罕初在瓊林苑已而入青門夜攻宋門鼓聲甚急范瓊劫寨者回獲殺數百東水門又築夾城

五日駕上南薰門幸南壁詔用太祖故事儀衛務從簡便

以障泥乘馬不除道馬行泥淖中或穿巷循堤而行躬擐甲胄登城民皆感泣及食時邵御膳再取士卒食以進支賜有差下至準備差使猶二十千每壁文武官幾七千員所用不可計其衛士對御血戰者有功賞之尤厚薦幸戴樓門召見張叔夜陞爲資政殿大學士就解何桌毬路帶賜之先是諸道兵未至叔夜率先勤王以其二子領前後軍屯陳州門屢戰有功戰少却又詔叔夜爲簽書樞密院事以南道兵入城數日不窺諸壁獨攻東水門尤急孫傅夜宿城上

初何桌孫傅議賊之再來止緣去歲結和厚賂今不可復倡和議又苦無兵以戰乃閤門堅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京師之兵不滿十萬秦元所教保甲雖眾然怯懦無足用嘗有五千餘人聚食昭陽門外胡騎六七疾驅其前眾棄兵潰走賊亦知我之虛實無所憚旣而勤王之師迄無至者未幾東道總管胡直孺爲賊生得執以示城上都人益恐

蕃賊魏三大王陷□州並鮮于可除右司郎官

六日馮澥尚書左丞耿南仲依舊門下侍郎其請給

等接續支給

金人連東水門陳州門朱門帶下寨自後日攻東水門粘罕兵薄南壁與醴泉觀相直虜能以利誘諸謀者反効以情賊初到卽力攻東壁通津拐子城時劉延慶頗練兵事措置獨有法遇夜卽城下積草數百莢之以警時有獻議置九牛砲者雖礮磨皆放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賊知東壁不可攻于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水合賊又爲梁安機石矢石不能

靖康要錄卷十二

未

及或說我軍宜出兵擊之且焚其梁令腹脅受敵將吏笑曰慎勿憂乘城一夫當萬使虜傳諜獲之尤以爲利然至二十五日城正自此陷

蔡京賜第及都尉宅火城中驚擾

大名府進士司文政上書力陳不可戰恐城破稱臣不可及何桌大怒取聖旨處斬號令

案北盟會編作教坊樂人司文

政

都尉向子展向子房不合擅便上城各降一官

御筆范宗尹首議割地今戒馬再至朕失天下人心

先次落職續除集英殿修撰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七日金人遣使來講和

是晚王宗濋領牙兵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高師旦死是夜姚友仲正築南拐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弩監督砲石凡賊所陳爲砲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沮

八日攻陳橋門尤急東水門大戰

九日金人遣使借糧議和

李穀先次除名勒停

早宣化門告急姚友仲領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扞禦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壞初朝廷爲防秋之計上親幸封邱門城外按砲錫賚不貲砲架砲石盡在城外劉家寺賊首攻善利通津二門不三數日間城下立砲架垂百餘坐盡是劉家寺者但添得生牛皮包裹并濕榆木椽橫定裝軸脚而已

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

十日龍德窟德兩宮出錢助賞國戚里豪民亦如之

或以酒食犒師

金人許和以都水丞李處權右司郎官司馬樸爲報謝使徐俯與郡一冲不職降一官

張叔夜與孫傳同措置四壁依舊南道都總管餘道並聽節制

十一日裝七星砲指揮六部人吏及富民各僦車運砲石上城詔賜河北朕卽位以來無罪無幸而金人入寇不已至兩路引兵一歲之間再犯京城朕每與講和以求息兵言及割地如剔眼肉非是棄河北之

靖康要錄卷十三

十六

民也欲與金帛取贖以復舊疆今事勢危急四方宜同患難京城失守則我赤子盡陷蕃夷永在塗炭仰河北一路盡起軍民之兵守臣自將倍道並行星夜前來殄滅虜寇以安王室天下平定與汝共之除賞賜外軍事優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

制加鎮海節度劉延慶爲檢校太傅

十二日開戴樓門許百姓般門外柴炭木植等賣仍發卒二百人下城打護龍河水

劉韜以守禦無狀落職留以自効除劉延慶爲使虜

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又飛火砲燔樓櫓旋卽
修繕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罅推以叩壘將
士以鈎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鈎子取之發火焚
梯虜數引卻車士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
十三日金人掩殺運柴百姓入河范瓊以兵救之
雪晴李處權使西軍回不見粘罕亦不受書云自遣
蕭翼計議

是日金人陷亳州

十四日駕再上城擐甲勞軍殿班撮城下戰勝賜賞

之金帛駕幸東水等門撫諭軍民守禦提舉李擢降
兩官落職罷以田灝代之初護龍河自賊迫近卽決
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冰合賊于冰上布板置草
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天稍晴上登
城見城壕填壘殆盡乃有是命駕御朝陽門胡兵十
數逼城出不遜語衛士三百餘乞下戰從之遂與合
戰中有執盾者二人獨奮身躍入至手殺五六十輩
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無肯前者二人競死上
不憚因下城初舊制城樓禁火士卒噤戰不能執兵

至有僵仆者然上在禁中徒跣祈晴又撫問存卹絡繹不絕多給衣祿務令溫暖眾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是死已數千人賊又遣使議和須上或上皇出郊詔不從復請以近上親王詔遣親王行將出賊具兵以迎因不復出獨遣馮濟代行賊聲言失信攻城益急南壁惟字乃字號二樓最危時壕池已爲高陵賊既逼城旁近七八樓爭發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

敵往往虛棄或止之則眾指爲奸細而殺之賊伺城上稍息拾矢石反射城上交下如雨弓弩多不能立砲亦良久乃能一發傷者甚眾給賞官皆應給不辨又樓櫓之屬爲矢石所壞換易不及每一柱一板率厚賞募人既而有中砲碎其首者有爲流矢貫之于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逼使之或請以磚石壘壁可免換易從之頗亦以爲便既而灰棚多爲砲石所損因以布囊貯糠爲籍其下卽用火牛車以備雲梯之來雲梯之制高于城下繩貫竹木似梯而鸞其

下施平板板上下龕蒙以牛皮可數人以據城又其
下卽輪軸及鶩車也箭所不能入有獻撞竿者其制
用長竿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鉄作軸雲梯之來
迎擲之應手急索則梯可倒急攻之際嘗用之壞其
二梯殺賊千餘至是日撞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
竿升火燒樓櫓糖袋及火牛車不可嚮邇頃之賊稍
登城有執盾者禦乃下是夜緩攻賊城于朔州
十五日大雪駕亦登城三軍鼓舞聖旨金人犯順中
外駟騷蓋朕不德之致今月十六日可避正殿開萬

靖康要錄卷十三

三

勝戴樓門縱民樵採

聶昌至絳州絳人殺之

十六日金人填護龍河渡鶩車以攻城是日于陳州
門近東填壘壕池人于皮洞子內負土矢石不入
駕幸南薰門雨作泥深

十七日過登天樓來攻東水門聖旨宣化門東壕內
賊兵絞棧盧襄卧疾全不措置不自請罷滋長賊計
可落職與祠李擢喬師中坐視賊兵進棧壕河中三
分之二顯見守禦無方各降兩官爲弛慢不職之戒

十八日金人過鉄龍爪來鈎城上敵樓戰棚

遣忠訓郎閤門祇候秦仔賚蠟封文字詣康王奉聖
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涵養百
年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祐助檄到日康王可充
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
帥同力合謀以濟大功李處權以再遣辭行付御史
臺獄

詔張孝純贈開府儀同三司張浚贈徽猷閣待制餘
並贈七官選人贈承議郎與恩澤三資監司與恩澤

五資

十九日賊侵晨以大橋三置火其上相繼攻水門拐
子城搭材四人鋸斷橋以水沃火因撞竿折其梯墜
者甚眾三搭材死之

二十日遣使出和要親王出盟

樞密院劄子金人犯順直抵京畿虜掠居民憑陵郡
邑雖有議和之請未聞三舍之期主上出宮禁之藏
御士卒出戰然有難塞之欲繼生無厭之求近日于
都城四面作雲梯鷲車等窺伺間隙攻打堅城多設

虛寨遠置疑兵欲絕聲援樞府職當機密親履艱危
雖上聖垂仁猶欲按兵而講好然大臣仗義豈能顧
位以偷安念萬里之幅員率四方之豪杰乃父乃祖
被聖神涵養之休惟孝惟忠實臣子願爲之事宜殫
大節圖報上恩恐號令之未頒欲施爲而不敢如檄
書到日應帥府監司郡縣守貳令佐悉許不拘常制
起勤王之師如見起發仰所部令官併日催促前來
救護京室如有未起發處不拘遠近內外許鄉里豪耆
相勸率招集驍勇不限數目各自推排首領前來或
有逃散去處山林自相團結已成隊伍許具名申所
在官司不拘軍人百姓亦許自効隨事便宜四面攻
討其所殺獲隨事以聞自節鉞以下已有立格推恩
願忠臣義士相與竭力以成大功時不可失劄付開
封府關牒前路火急施行

知開德府王棣除顯謨閣直學士

二十一日遣郡王二人及曹輔馮澥出使

增修東南二壁提舉官安扶罷以劉韜代之

二十二日金人遣郡王回要親王并何臬

二十三日遣京畿弓手出戰敗死千餘人是日大雪祭太一旗賊于東水門及陳州門東立大橋數座下瞰城中有榜募能下城焚毀者白身授團練使二十四日賊遣使來議和袍中田顥立死進五官贈待制陳州門火焚戰棚者三卽撲滅而新之

是日早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字字號樓子三乘爲撞竿所壞獨字字樓子撞所不及火沿燒三樓子賊人皆登城舞黑旗鼓噪然爲樓子火盛不可過姚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兵救火弓弩交發賊皆墮殺

靖康要錄卷十三

西

傷者甚眾賊遂退是日大雪我軍放火牛燒金人洞子反沿燒宣化門東敵樓二座卽陳州門也金人十數乘火作上城守禦人掩殺而退然攻城益急用撞竿燒其雲梯二殺賊千餘其次索撞竿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竹扎草延燒樓櫓糠袋及火牛車沿引不可向邇其貯水桶皆冰合三樓頃刻而盡賊幾登城矣得牌首僅百人禦之而定其夜緩攻前此軍頭郭京者妄稱有李藥師術募無賴輩數千聚天清寺號六甲正兵初爲成忠郎尋遷武翊大夫每以危急

告之京領笑而已民庶語及京者輒以手加額時何
桌募奇兵五千兵屬于京有士人上書孫傳其畧以
謂自古未嘗有以此成功者其朝廷或聽之宜少付
之兵俟其有成乃稍進任今聞眾至三萬或失利則
爲朝廷羞傳怒謂客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細一
一知之幸公與傳言若語他人定坐弭寇沮師之罪
揖而退之又有劉宗傑傳臨政之徒各募眾或稱六
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率効京有識
者危之嘗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至是乃登城暨

靖康要錄卷十三

五

旗繪天王像指示眾曰是可令虜胆落矣眾亦莫測
是夜宰執宿門上

二十五日大風雪金人攻陳州門鷲車洞子雲梯矢
石如雨午時遂登城守禦人棄擲兵甲下城走旣而
東水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都
人自殺及棄男女財物于河井中者不可數初欲洗
城先劫帝姬往軍前旣而傳三元帥令殺人者族遂
止是夜南薰門陳州門東水門大火光如白晝先是
四壁屯京畿保甲及軍士共七十萬每壁提舉一員

同提舉二員使臣十人右僕射何臬樞密孫傅曹輔
皆在城上又旋募無賴兵以草澤爲統制如傅臨政
裴淵陳德之類凡九十餘頭項其後小人以邱濬感
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盡向東南卧白雲之句立
郭京爲將人爭從之朝廷因命爲統制識者知其必
誤國也又諸統制皆自號令不受樞密節制旣不齊
一專務姑息人不畏威加之賞罰不明無以勸勵遂
至失守如劉延慶并子光國眾咸惡之指爲罪魁其
日猶拜少師初郭京旣爲朝廷用募不復取其武勇

靖康要錄卷十三

三

但相視面目以爲去取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
公雖材武但明年正月當死恐爲我累其誕妄自任
類此或言援用之初試其術有異京因謂金人唾手
可取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是日大啟宣化門
出師門去敵不百步又天已明人固已駭之先是每
出師城上皆持滿待我師稍却卽併力以射用此退
賊京欲出兵乃今守禦人皆下無令覘軍恐失大事
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瓮城頭上以親兵數百自衛
兵才出卽倡云先鋒劫寨奪馬數百匹矣都人皆喜

歡傳增數千其實妄也初賊陣陳州門外京自內出
正當其鋒我軍數百人方踰壕賊二百餘騎突之皆
沒河中蹂踐殆盡哀號之聲所不忍聞賊因趨門方
急呼守者禦之吾眾已亂不及出矣京見事去卽白
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已而雲梯
輻湊來者不絕初朝廷募有能下城得賊旗者賞銀
絹至是一賊身帶十數旂其卒爭取各詣其長求賞
但見黑旗旁午人方疑駭而走洎六人者登城眾遂
披靡實午未間也眾旣潰散城上連呼弓弩手至隨

後追之終不回棄甲露及填隘里巷聲言扈駕西出
叔夜度不可支下城遇亂兵臂中三刀賊先焚通津
門宦者黃經臣望闕再拜大慟躍入火中死守禦盡
散惟田灝死之詔贈待制官其子賊入醴泉觀眾
止數百人我眾望之奔潰無敢與之敵者俄頃潰兵
與百姓自南至北者摩肩接迹舊城門皆閉遂從舊
宋門河上穿脚門而入或渡河而過嬰兒襁褓棄死
道側者籍籍慟哭之聲震天公卿大夫率携妻孥衣
敝布匿委巷小民家劉光領西兵秦元領保甲從北

門斬門而遁虜登城者未下而京師驚擾四城樓櫓皆遭焚燒火焰突起急風中東南爲甚初虜遣使者劉晏等四人促和朝廷館之都亭驛及是百姓趨往擒之晏等呼曰我来促和正爲若等毋殺我眾不聽皆嚮之有以是報阿里不者曰爾時南宋已無號令不可罪渠日晚上登東華門宣百姓授甲擲兵器樓下遣之時大軍旣潰民無鬥志授甲者俄頃輒棄之至夜中官等並逃出宮廷無一人唯景王妃梅執禮秦檜謝克家三四人在上左右傳宣命令因詔謝克

家授書往軍前出不由門縋城而下單馬一二人隨行從南薰門間關至劉家寺見二太子至二十七日有殿班指揮使蔣宣集眾數百人欲衛上冒圍出奔上猶豫卽陞殿挽御衣挾上上急顧宣曰汝是何人汝是何人敢爾宣置上以足頓地曰臣不願死欲盡忠陛下陛下不用大事去矣上托故還內秦檜委曲諭之云汝等護駕而去果保全乎眾默然檜曰我今爲汝告官家更將書往軍前議看如何眾唯唯于是檜復請往其眾或以兵擊窻壁斫會通門暴甚因盜

內庫器皿莫敢誰何賴上親出涕泣慰諭時左言亦爲殿班指揮使彈壓之稍定因擢宣爲防禦使以安其心又云是日早大啟宣化門郭京出兵賊來攻字字樓子皆頽毀處置未成撞竿未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師被圍朝廷急于命將有郭京者軍中一老卒也京師盛傳用六甲法可以生擒二酋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人嘗自試于內朝廷信之不疑錫以金繒數萬計使自募兵恩數備至人皆呼爲郭相公其所召募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武藝精

否但擇其元命合六甲法者有賣線者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京談笑自若云擇日出師九三日可至太平直抵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欲砍首級不必戰也前期豎天王旗每壁三面按五方色或畫天王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乃賣藥道人常以身倒植泥中乞錢亦作統制官蓋取邱濬詩有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卧白雲之識初郭京出延頸俟捷于宣化門者已千萬人俄報云郭京前軍已得大寨懸大旗于賊壁矣又報云前軍奪賊馬

千匹矣又遣使臣傳令樓子上除守樓外餘並不得上蓋郭京以六甲法能使人隱形未脫口賊兵分四翼鼓噪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者悉墮護龍河弔橋已爲所積壓不可拽矣城門急閉賊師大怒鉄衣沿城而上止用雲梯一隻可制五十人初十餘人登壘官兵無一用命者城遂陷是日午時也

京城陷統制官死者三人何慶言陳克禮死于賊姚友仲死于亂兵劉延慶并子光國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祇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先鋒延慶陷金

明池而卒光國携王黼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虜騎追及之遂殺妾而自經是日班直斧都亭駟門直入執虜使劉晏并從者三人殺之先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差翰林學士莫儔御史高世賞館伴幹離不使人劉晏于都亭駟晏曰皇子元帥遣晏來云國相元帥一軍非晚亦到元帥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答曰伯侄之國義均骨肉與二元帥相見固無害但事體不順難以家喻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傳城下不容車駕出郊二帥此來正欲彼此不失信旣許二帥却

爲士庶軍民遮擁不放車駕出城卽失信更大晏頗以爲然晏至駢便欲朝覲上問左右大臣以前遣王訥來不恭不欲見之孫傳何臬請留不遣詔使人就館議事不須引見儔等奏不引使人恐難爲辭亦恐劉晏不肯去况幹離不于本朝素號有善意今拒絕其使如粘罕遣使來不審陛下還令朝見否後勢須引對卽于幹離不非便臣等連日與劉晏語似稍識義理必非王訥狡獪悖慢之比上曰如此則令引見晏果執禮甚恭奏對婉順上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

晏旣去又數日粘罕軍果到青城遣奉使知樞密院馮澥引蕃官蕭慶楊真誥撒离母字極烈來使慶極桀黠有口辨真誥撒离母字語簡而峻撒离母乃女真人其酋所親信者再差莫儔高世賞館伴次日引見上殿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謂如三鎮已許了兵纔退便不肯交割今雖是畫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須要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上令儔等宣諭曰非三鎮不當割自是三鎮軍民不從因而遣使告大金免三鎮之地卻計三鎮稅賦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

云大金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予人
上宣諭曰此乃前日臣僚獻議也已行貶竄自有國
書回二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相信虜使
退至都堂堅執前說云相公諸人須是與皇帝熟議
方得穩便何棗答曰本朝自祖宗以來車駕惟是三
年一次郊天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況今大兵
在外都人豈容車駕出門此是實難相從皇帝自有
回書便煩太師諸人委曲覆之二帥虜使退至駟授
書辭去又數日蕭慶又賚粘罕幹离不書來堅請皇
帝出城會盟不然卽圍城之軍決不解攻城之具決
不退未攻城前若車駕出城二帥當執臣子之禮若
城破後更無相見之禮若謂使人言語太過卽請斬
之使人不惜一死此事乃是貴朝社稷儔答曰此事
恐終難允從至是遣李處權借太常少卿爲報謝使
兼遣閤門宣贊舍人李德充副之閏十一月十四日
粘罕幹離不復遣蕭慶楊眞誥幹撒离母同李處權
等來使就差李處權作接伴使先與莫儔等相見曰
奉賀這回好公事且喜得早了當國相元帥皇子元

帥云皇帝不肯出莫是疑否儔答曰亦何所疑只是
事體不順慶曰國相皇子來特令慶等奏知皇帝不
須車駕出城只要大臣計議近上親王爲質使待退
兵候兩路割地了畢卽送親王歸儔等卽時奏知蕭
慶等又言來時二元帥云陳州門濠已填了三分之
二長官里有攻城器具二百車並未准上前如依得
書中所言十五日放慶等回和議便定不然二元帥
云不顧慶等三人六面攻打若一个軍人登城更無
商量遂引之至殿上卽奏曰免聖駕出只要使僕射

何棗出城議事棗色變上亦不許宣諭使人曰待遣
大臣馮澥曹輔前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
質上宣諭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如皇太子數
歲如何到得軍前撒離母曰這事也有商量如皇太
子不須出去只要親王二人出城爲質上宣諭曰遣
近上皇屬出城蕭慶曰議事非僕射何棗不可如馮
澥曹輔皆衰老怯懦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
澥曹輔皆忠實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
慶不以爲然莫儔高世賞請對力陳虜已不敢仰煩

聖駕出城其心頗回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行且如幹離不前次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卽遣張邦昌要親王陛下卽遣康王肅王今兩軍並傅城下粘罕兇悍有謀又非幹離不足比豈可不遣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悔蕭慶曰館伴且須催貴朝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悞大事矣上降內批付儔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員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前不可暫時闕官已遣輔臣馮澥曹輔去諸事可商量莫儔高世賞委曲設詞諭曉慶等曰須

靖康要錄卷十三

三

得何奩等并親王出城事便了兵便退如或不然決定攻城若城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大臣親王做得親王麼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楊真誥又索于戾人儔答曰皆竄嶺海不知存亡慶遽止之曰在此間者猶不肯遣况于戾人乎授書相別乃閏十一月十八日也十九日朝廷遣知樞密院事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代宰相宗室節度使仲溫士希代親王出至軍前粘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馮澥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晝夜不息二十四日劉晏再入

城是夜大雪深數尺莫儔高世賞見劉晏晏曰皇子
元帥令晏急入城修書不及兵已登城如力禦得往
卽極力爲之如力有不加卽告皇帝早出來相見當
悉保全宗廟社稷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
晏曰城上守禦行徑全然未是便火箭燒着樓子何
消倉忙若做樓不及但用大木欄塞定多持長槍等
待上雲梯人點令刺墜可也晏見城上守得未是恐
不可保次日引見晏奏陳幹離不之意上賜晏金束
帶退至都堂宰相執政諸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奉使
儔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駙雪大作未時候聞駙門外
大擾守門兵士入報金人兵馬已登城諸軍班直皆
敗走回朱雀門已閉少頃晏等被殺

